

宋論

宋論卷八

船山史論

明衡陽王夫之譔

徽宗

徽宗之初政粲然可觀韓忠彥爲之而非韓忠彥之能爲之也未幾而向后殂任伯雨范純禮江公望陳瓘以次廢絀曾布專蔡京進忠彥且不能安其位而罷矣銳起疾爲而不能期月守理亂之樞存乎向后之存沒忠彥其能得之於徽宗乎循已覆之軌者傾仗非其所仗者躓以仁宗之慈厚居心而無旁窺懷妬之小人然且劉后殂而張耆夏竦不能復立於廷王德用章德象以與劉后異而急庸若高后晨隕羣姦夕進攻擊元祐不遺餘力前事之明鑒

固忠彥等所在月方新者仍擁一毋后以取必於盛季佻
達之天子仗者非所仗也則邢恕章惇蔡卞雖已竄死豈
無繼者禍烈於紹聖而貞士播棄終身以忞噂沓之狂夫
動揺社稷後車之覆甚於前車亦酷矣哉忠彥雖爲世臣
而德望非溫公之匹任伯雨諸人亦無元祐羣賢之夙望
一激不振士氣全頽舉天下以冥行而趨於泥淖極平靖
康無一可用之材舉國而授之它人無足怪者將雪之候
先有微溫其溫也豈暄和之氣哉於是而諸君子之處此
也未易易矣太后不可恃也忠彥斯不可恃之李清臣蔣
之奇之雜進愈不可恃也曾布之與忠彥互相持於政府
掣不可恃也然而溫詔之頒起用之亟固自朝廷發矣范

忠宣曰上果用我矣死有餘責伊川曰首被大恩不供職何以仰承德意蘇子瞻海外初還欣然就道夫固有不可怨於君臣之際者知其不可恃而猶欣躍以從亦君子宅心之厚與雖然酌之以道規之以遠持之以貞而善調元氣以使無傷固有道焉天下有道道在天下則身從天下以從道天下無道道在其身則以道愛身而即爲天下愛道以道愛身者豈怒不輕動於心語默不輕加於物而進退之不輕尤其必愼者也執之仇仇而知仇仇者之必不我力不可得而執也愛而加膝念加膝者之無難投淵不以身試淵也夫且使昏庸之主知我之不以訢訢而動弗得以我爲賴寵夫且使邪佞之黨見我之遲遲以進弗得

疑我之力爭夫且使天下之士惜其名節念榮寵之非榮
而不辱身以輕試夫且使四海之民知世之方屯隱忍以
茹荼苦而不早計昇平以觸苛虐以重其災故范淳夫勸
劉公之不赴而尹和靖疑伊川之易就非獨爲二公愛其
身也爲天下愛道而道尚存乎天下也以愛君之切而不
忍逆君之命以憂國之至而迫欲爲國宣力以恤民之篤
而輒思爲民請命則小人之占風而趨待隙而鑽者固將
曰彼猶我也一虛一實迭相衰王而凶威可試不遺餘力
以將采而盡劉之昏庸之主亦將曰此呼而可來者麾而
可去天下安得有君子哉唯予言而莫違否則竄之誅之
永錮而無遺種亦不患國之無人也後生者不得與於直

道之伸亦將曰先生長者亦嘗亟於進矣則弗待君之果
明臣之果直未進而獲進焉無不可也奚必與世齟齬哉
於是而小人有可藉之口庸主有輕士之情人士無固窮
之節朝綱爲無人之朝野爲無人之野則大觀以後迄於靖
康醉夢傾頹無有止訖終無一人焉能挽海宇之狂瀾以
救死亡不亦痛與宋之不靖也自景祐而一變矣熙甯而
再變元祐而三變紹聖而四變至是而五變矣國之靡定
不待智者而知也乃數十年來小人迭進而公忠剛直之
臣項背相依然求其立難進易退之節足以起天子之敬
畏立士類之坊表者無其人焉騏驥與駑駘爭駕明星與
螢火爭光道已貶身已媟世安得而不波流國安得而不

兀解哉韓忠彥孤立以戴女主而望起兩世之傾危諸君子何其易動而難靜也伊川貶而尹和靖張思叔諸學者皆罹僞學之禁韓侂胄之惡自此倡之則非禍中於國家而且害延於學術矣建中靖國之初政有識者所爲寒心也奚粲粲然可觀之有

政之善者一再傳而敝生其不善者亦可知矣政之善者期以利民而其敝也必至於厲民立法之始上昭明之下敬守之國受其益人受其賜已而奉行者非人假其所寬以便其弛假其所嚴以售其苛則敝生於其間而民且困矣政之不善者厲民以利國而其既也國無所利因以生害而民之厲亦漸以輕立法之始刻意而行之令必其行

禁必其止怨怒積於下而不敢違已而亦成故事矣牧守令長之賢者可與士民通議委曲以苟如其期會而止而不必盡如其法若其不肖者則雖下不恤民弱上亦不畏罔法但假之以濟其私而塗飾以應上亦苟且塞責而無行之之志則其爲虐於天下者亦漸解散而不盡如其初則害亦自此而殺矣故即有不善之政亦不能操之數十秊而民無隙之可避繇此言之不善之政未能以久賊天下而唯以不善故爲君子所爭乃進小人以成其事則小人乘之以播惡而其禍乃延故曰有治人無治法則亂天下者非亂法亂之亂人亂之也蔡京介童貫以進與鄧洵武溫益諸姦勗紹述之邪說推崇王安石復行新法乃攷

京之所行亦何嘗盡取安石諸法督責吏民以必行哉安石之晝謀夜思披求衆論以曲成其申商桑孔之術者京皆故紙視之名存而實亡者十之八九矣則京之所爲固非安石之所爲也天下之苦京者非其苦安石者也是安石之法未足以致宣政之禍唯其雜引呂惠卿鄧綰章惇曾布之群小以援賊賢罔上之秘計於京則安石之所以貽敗亡於宋者此爾載攷熙豐之時青苗保甲保馬市易之法束溼亟行民乃毀室鬻子殘支體徙四方而嘑號徧野藉令迨乎宣政無所寬弛則天下之餓死者過半揭竿起者不減秦隋之季乃紹聖踵行又二十餘秊而不聞天下之怨毒倍於前日方臘之反歐之者朱勔花石之擾非

新法廹之也此抑可以知政無善惡俱不足以持久倘法以求贏徒爲聚訟而巳矣神宗之求治也廹安石之欲售其邪僻之術也堅交相鶩而益之以戾氣力持其是以與君子爭無從欲偷安之志以緩之故行之決而督之嚴吏無所容其曲折民無所用其推移則如烈火之初炎而無幸存之宿艸及哲宗而以怠心行之及徽宗而抑以侈心行之矣則吏民但可有盈餘以應誅求飾文具以免勘督者自相遁於下而巧避之且如保甲之法固可以一紙報成功青苗之息固可洒派於戶口土田醉夢之君狹邪之相苟足其欲而以號於人曰神宗之所爲吾皆爲之矣而民之害亦至此而稍紓矣繇此言之政無善惡統不足以

持久吏自有其相沿之習民自有其圖全之計士大夫冒讙以爭訟於庭而不足里胥牖戶協比以遁於法而有餘故周公制六官敘六典纖悉周詳規天下於指掌勒爲成書而終不以之治周非不可行也行之而或遁之或乘之德不永而敝且長也人主而爲國計無疆之休任賢而已矣大臣而爲君建有道之長進賢而已矣所舉賢而以類升者即不如前人之懿德而沿流風以自淑必不爲盜賊者也所舉不肖而以類升者豈徒相效以邪哉趨而愈下流而愈淫即求前人之不踣而不可得嗚呼安石豈意其支流之有蔡京哉而京則曰吾安石之嫡系也諸君子又從而目之曰京所法者安石也京之惡乃益以昌矣故善

治天下者章民者志也貞民者教也樹之百年者人也知誹政之不足恃則非革命之始無庸創立己法知惡政之不可久則雖苛煩之法自可調之使馴讀一先生之言欲變易天下而從已吾未見其愈於安石也徒爲蔡京之口實而已靖康之禍自童貫始狡夷不可信而信之叛臣不可庸而庸之道志於必亡之契丹而援國於方張之女直其後理宗復尋其覆轍以訖其大命垂至於後猶有持以夷攻夷之說取敗亡者此其自蹈於凶危之阱昭然人所共喻矣而宋之一失再失以隕命者不僅在此藉令徽宗聽高麗之言從鄭居中宋昭之諫斥童貫王黼之姦拒馬植張瑴之請不以一矢加遼而且輸金粟起援兵以衛契

丹能必耶律淳之不走宛乎能必左企弓之固守燕山而不下乎能使女直不歷河北而與我相迫乎能止女直之不馳突渡河而鄉汴乎夫然則通女直之與不通等也援遼之與夾攻等也童貫與受其敗而宋之危亡非但貫之失算也輟夾攻之計以援遼遼存而為我捍女直此一說也宋豈能援契丹而存之者以瓦解垂亡之契丹一攻之而童貫敗於白溝矣再攻之而劉延慶郭藥師取於燕山矣攻之弗能攻也則援之固弗能援也不可以敵爝火將熄之蕭幹而可以拒燎原方熾之粘沒喝乎拒契丹而勿援拒女直而勿夾攻則不導女直以窺中國之短長守舊疆以靜鎮之此一說也近之矣乃使女直滅遼有十六州

之地南臨趙魏以方新不可遏之銳氣睥睨河朔之土
遺一使以索歲幣應之不速而激其忿怒應之速而增其
狎侮抑能止鋒輯銳晝燕自守而不以呑契丹者齕我乎
然則夾攻也援遼也靜鎮也三者俱無以自全蓋宋至是
而求免於女直也難矣自澶州講和而後畢士安撤河北
之防名爲休養而實以啟眞宗粉飾太平之佚志興封祀
營土木者十八載仁宗以柔道爲保邦之計劉六符一至
而增歲幣如不遑坐銷歲月於議論之中者又四十三年
神宗有自強之志而爲迂謬之妄圖內憿其民於掊克而
遠試不教之兵於熙河契丹一索地界則割土以畀之而
含情姑待究無能一展折衝之實算元祐以還一彼一此

聚訟盈廷置北鄙於膜外者又二十餘年闕無可任之將任無可戰之兵城堡湮頹戍卒離散徽宗抑以嬉遊敗度忘日月之屢遷凡如是者幾百年矣則攻無可攻援無可援鎭無可鎭請罷夾擊之師者罷之而已抑將何以爲旣罷之後畫一鞏固之謀邪故曰童貫僨之非徒童貫僨之也雖然宋即此時抑豈果無可藉以自振者乎以財賦言徽宗雖侈未至如揚廣之用若泥沙也盡天下之所輸以捍蔽一方者自有餘力以兵力言他日兩河之衆村爲屯里爲砦者至於飄泊江南猶堪厚用周世宗以數州之士乘擾亂之餘臨陣一麾而強敵立摧亦非教練十年而後用之也以將相言宗汝霖固陶侃之流亞也張孝純張叔

夜劉子羽張浚趙鼎俱已在位而才志可徵劉張韓岳或已試戎行或崛起草澤而勇畧已著用之斯效求之斯至非無才也有財而不知所施有兵而不知所用無他唯不知人而任之而宋之亡無往而不亡矣不知猶可言也不任不可言也是豈徒徽宗之闇蔡京之姦敗壞於一旦哉自趙普獻猜防之謀立國百餘年君臣上下惴惴然唯以屈抑英傑爲苞桑之上術則分閫臨戎者固以容身爲厚福而畏建功以助禍故平方臘取熙河非童貫以奄宦無猜不敢尸戰勝之功嘵嘵者滿堂也而窺其戶久矣闃其無人矣雖微童貫挑女直以進之其能免乎漢用南單于攻北單于而匈奴之禍訖閉關謝絕西域而河西之守固

惟其爲漢也唐有奄閹有政夾攻可也援遼可也靜鎭尤其無不可也惟其人而已矣
姦人得君久持其權而以傾天下者抑必有故才足以代君而貽君以宴逸巧足以逢君而濟君之妄圖下足以彈壓百僚而莫之敢侮上足以脅持人主而終不敢輕李林甫盧杞秦檜皆是也進用之始即有以聳動其君而視爲社稷之臣既用之則信嚮而尊禮之權勢已歸君雖疑而不能動搖之以使退故高宗置刀鞾中以防秦檜而推崇之益隆盧杞貶而德宗念之不衰李林甫非楊國忠之懷恢以相反元宗終莫之輕也而其時盈廷之士無敢昌言其惡微詞譏諷而禍不旋踵矣而蔡京異是徽宗之相京

也雖嘗賜坐而命之曰卿何以教之亦戲也實則以弄臣畜之而已京之爲其所欲爲也雖奉王安石以爲宗主持紹述之說以大殘善類而熙豐之法非果於爲也實則以弄臣自處而已其始進也因與童貫遊玩詩畫奇巧以進而託之紹述以便登援席其云紹述者戲也所師安石以周官飾說者但唯王不會之一言所以利用夫戲也愛寵既深狂嬉無度見安妃之畫像形之於詩繼稚子之牽衣著之於表父子相仍迭爲狎客乃至君以司馬光詆臣臣以仁宗詆君則皆灼然知其爲俳優之長與黃翻綽敬新磨等帝亦豈曰此可爲吾任社稷者京攸父子亦豈曰吾爲帝腹心哉惟帝之待之也媟而京攸父子之自處也

賤故星變而一絀矣日中有黑子而再絀矣子用而父以
病免不得世執朝權矣在大位者侯蒙陳顯斥之爲蟊賊
而猶優游以去冗散之臣如方軫草澤之士如陳朝陳正
彙訶之如犬豕而猶不陷于刑未嘗有蟠固不可搖之勢
也徽宗亦屢欲別用人代之矣而趙挺之何執中張商英
之瑣瑣者又皆懷私幸進而無能效其尺寸是以寵日以
固位日以崇而耆老不死以久爲賊於天下計自其進用
以迄乎南竄之日君亦戲也臣亦戲也嗣之者攸也絛也
偕之者王黼也朱勔也李邦彥也莫非戲也花鳥圖畫鐘
鼎竹石步虛受籙倡門酒肆固戲也開熙河攻交趾延女
直滅契丹策勳飲至獻俘肆赦亦莫非戲也如是而欲綴

敗亡之禍庸可得乎故有李林甫不足以斬肅宗之祚有盧杞不足以陷德宗於亡有秦檜不足以破高宗之國京無彼三姦之鷙悍而禍乃最焉彼之爲惡者猶有所爲以箝服天下而此之爲戲者一無所爲也彼之得君者君不知其姦而姦必有所飾此之交相戲者君賤之而不能舍之則無所忌以無不可爲也即無女直而他日起於草澤王善李成楊幺之徒一呼而聚者百餘萬北據太行南蹂江介足以亡宋而有餘矣攖狡强鋭起之天驕倘延宋祚於江左幸也雖然惟其戲也含垢忍恥以偷嬉宴則其施澤於士民者亦淺固有可以不亡者存焉京年八十而與子孫竄死於南荒不得視林甫杞檜之保軀命於牖下也

足以當之矣

楊龜山應詔而出論者病之亦何足以病龜山哉君子之出處惟其道而已矣召之者以道應之者以道道無不可君子之所可也徽宗固君也進賢者君之道也蔡京固相也薦賢者相之道也相薦之天子召之爲士者無所庸其引避天下雖無道而以道相求出而志不行言不庸然後引身而退未失也龜山何病哉當其時民病亟矣改紀一政而緩民之死卽吾仁也國危迫矣匡賛一謀而救國之危卽吾義也民卽不能緩其死而吾緩之之道不靳於言國卽不能救其危而救之之方不隱於心則存乎在我者自盡而不以事之從違爲憂君子之用心自有弗容已者

徽宗雖闇而猶吾君蔡京雖姦而猶吾君之相相爲以禮
相召以義奚容逆億其不可與有爲而棄之病龜山者將
勿臨乎雖然試設身以處處龜山之世當重和之朝廷而
與當時在位之人相周旋固有大難堪者不知龜山之何
以處此也易於艮之三曰艮其限列其夤厲熏心曷厲乎
厲以其熏也士孤陽於四陰之中上無與應熏之者莫非
陰濁也故危也孔子之道大矣非可凌躐而企及者然而
其出也以衞靈公之荒淫而固有遽瑗史魚在也則立乎
其廷周回四顧而可與爲緣者不乏則羣小之熏不能亂
君子之臭味故季斯公山弗擾佛肸皆可褰裳以涉而女
樂一歸則疾舍宗國而不爲忍何也姦邪者君子之所可

施其檠括而同昏之朝腥聞熇然壞至以相熏則欲姑與之處而無以自置其身孔子且然況不能為孔子者乎龜山方出之時何時耶嶽宗如彼矣蔡京如彼矣蔡攸王黼童貫梁師成之徒又如彼矣而一時八士相趨以成乎風尚者章醮也花鳥也竹石也鐘鼎也圖畫也清歌妙舞狹邪冶遊終日疲役而不知倦覬乎靖康禍起虜蹂都城天子唬號萬民震慄而抄劄金帛之役洪芻王及之輩皆一時自標文雅之士劫宮娥以並坐歌謔酣飲而不以死為憂則當時豈復有姦邪哉聚鳥獸於君門相爲蹢躅而已龜山以嚴氣正性之儒者孤立於其間槐棘之下誰與語者待漏之署誰與立者歲時往還之酬答誰氏之門可以

猿鵲棲棘及處叢鋩刺目彼則無惡而我能自適乎莊生曰攖而後甯亦必有以甯也亦必相攖而後相拒以甯也不能攖我而祗以氣相釁藥厲而已矣奚甯哉念及此則恒山之出誠不如其弗出矣於是而尹和靖之堅不欲留倘矣艮之上曰敦艮吉超出羣陰之上與三異志而時止則止非道之必然心之不得不然也道生於心心之所安道之所在故於亂世之末流擇出處之正者衡道以心而不以心傲道無異稟其心而心泰矣倘奚疑乎

勢極於不可止必大反而後能有所定故易曰傾否先否後喜否之已極消之不得也傾之而後喜惜其傾而欲善保其終則否不傾而已自傾謀國者志非不忠道非不正

不忍視君之瑣尾民之流離欲因仍而補救之其說足以聳動天下乃弗能救也而祇甚其危亡則唯惜傾而斯於傾者使之然也宋至徽宗之季李必亡之勢不可止矣匪徒女直之强不可禦也匪徒童貫之借金亡遼之非策也亦匪徒王黼受張㲄之降以挑狄釁也君不似乎人之君相不似乎君之相垂老之童心冶遊之浪子操離散之人心以當大變無一而非必亡之勢於是而守文虛中進罪己之言與敏李綱定內禪之策不可謂非消否之道也乃汴都破二帝俘愈不可挽矣內禪者死守之謀也死守則必有死守之具矣任唐算者唯綱綱之外無人矣任戎闘者唯种師道師道之外無人矣蓋綱之謀揭師道之勇可

以任此乎朱子固已論之曰不足恃也且微徒綱與師道也嬰孤城瘠懈散之勢一日未亡一日有虛堂之計人心不震規畫不新雖諸葛孔明不能止荆州之潰雖郭子儀不能已陜州之奔何也勢已傾者不傾而否亦不傾也亂起於外者制之以中亂集於中者制之以外處於有餘之地而後可以自立可以自立而後可以禦人先王衆建諸侯以爲藩屏時巡其守王迹以遍五服四方皆天子之外舍也故幽王死於宗周而襄王存於汜水春秋記之曰天王出居於鄭居者其所宜居也舉天下而皆其所居則皆其所自立矣皆其所居而拘攣於不可久居者以自困則有餘之地皆非其地有餘之人皆非其人畏傾而傾必及

之否豈有自消之理哉徽宗南奔以避寇勢迫而不容弗避避之尚未足以亡也以勢言之頭不割者命不傾以理言之死社稷者諸侯之道也非天子之道也諸侯棄其國而無國天子棄都城而固有天下未喪其世守也故未大失也其成乎必亡者內禪而委位於欽宗也委位於欽宗則徽宗非天下之君矣本不可以為人之君而又委位以自失其柄爲蕭然休老之人則處有餘之地而非其地撫有餘之人而非其人權藉之所歸據之以抗强虜者猶然可處危城之嗣主是出奔猶未失而內禪之失不可救矣唐元宗走蜀而太子北走朔方猶太子也元宗猶隱繫東南人心而人知有主太子雖立而置身於外以收西北之

心故可捲土重來以收京闕欽宗受內禪之命是天子固
在汴京走而東者已非天子也盈廷之士類皆識賊之餘
嬰城之衆徒戀身家之計綱以此曲徇其意擁欽宗以遲
回於棧豆爲之名曰效死弗去肩貨賄以惜遷徙之愚氓
舉起讙呼以偷一日之安懷愍之覆轍惜莫之懲以冥行
而蹈之不亦悲乎綱令內禪不行徽宗即出人知吾君之
尚在不無奮死之心帝持大柄以旁招尚據河山之富厚
小抱頭以駭散不肇築室之謀太子受鉞以撫軍自效廣
乎之續撰其時勢較康王之飄泊濟州者尚相什百也惟
綱昧此惜此四面受敵之孤城仍此議論猥繁之朝廷卒
此滋邪怙黨之僉壬殉此瞻戀穠華之婦稚虜兵年退歌

猝仍前失且曰徽綱之使有君而有國也安得此晏虐之
休哉是眞已潰之宗祊而箝我婦子也功施不朽矣盤庚
曰胥動以浮言非此謂與徽宗以脫屣自恣之身飄然而
去翩然而歸既不能如德宗之在奉天欽宗以脆弱苟延
之命有召不應有令不行抑不能如肅宗之在靈武都城
官吏軍民以浮華安佚之累倏然而憂俄然而喜終不能
如朔方邠甯之軍憤起反攻以圖再造禍在轉盼而猶為
全盛之圖綱何未之思也其在當日者城連萬雉闕啟千
門雖大方甯市廛未改不忍棄之一朝而思奪一人以困
守夫豈非憂國恤民之至意而目前之殷盛一俄頃之浮
榮轉盼之凋殘成灰飛之幻夢卒使兩君俘六宮虜金帛

括蠱(?)豕餓空城督不得逸出以謀生而上下交絕其大命
如是而以爲不忍其忍也不已慘乎故所咎於綱者有所
惜而忘所大惜也邪說行狂夫逞斁天之痛綱其罪之魁
與

善化賀長齡
安化羅繞典　同校刊
清泉後學楊巡(?)董(?)刊

宋論卷九

明衡陽王夫之譔　　船山史論

欽宗

扶危定傾有道於其危而扶之不可得而安也於其傾而定之不可得而正也傾危者事勢之委也末也所以致傾危者本也循其所以危反之而可以安矯其所以傾持之而可以正故扶危定傾者其道必出於此雖然本之與末有發端而漸啟者有切近而相因者則正本之圖有疏有親有緩有急必審其時而善持之不然則窮溯其本而不足以救其末無益也發端而漸啟者其始之傚末至於此相沿以變而並失其舊乃成乎切近相因之害於此圖之

而已得傾危之本若其始之所啟雖害繇此以漸興而時移勢易無所復用其匡正其本也而固非其本矣今夫河之為患遏之於末流不得也神禹為之疏之循其本矣然職始者壺口也而冀州平洊其橫流於中州者則抑以抵柱以東出山而溢於滎漯者為衆流之本若其發源崑崙在西極之表者豈非河之大源哉而於彼窮之終不能已兗豫之氾濫故言治河者未有欲窮之於其源者也靖康之禍則王安石變法以進小人實為其本而蔡京之進自以書畫玩好介童貫投徽宗之好因獵大位引羣小道君於迷而召外侮其以紹述為名奉安石為宗主繪形館閣配食孔廟者皆假之以彈壓衆正售其佞倖之私而已矣

夫安石之脩申商之術以漁獵天下者固期以利國而居功非懷私而陷主於淫惑此其不可誣者也安石之志豈京之志京之政抑豈安石之政哉故當靖康之初欲靖內以禦外追其禍本則蔡京王黼童貫朱勔亂於朝開釁於邊允當之矣李邦彥白時中李梲唐恪之流尸位政府主張割地罷入衛之兵撤大河之防者皆京貫輩同氣相求因緣以進者也出身狹邪共習嬉淫志苶氣枵抱頭畏影而所以苟安豈復知有安石之所云云者師京貫之術以處凶危技盡於請和以恣旦夕之佚樂而已京貫等雖漸伏其罪而所汲引之宵人方興未殄則當日所用為國除姦者唯昌言京貫之為禍本以斥其黨類則國本正而可

進羣賢以決扶危定傾之大計唯此而可以為知本矣骨已冷黨已散法已不行事勢已不相謀之安石其為得為失徐俟之安平之後而追正之未為晚也食當前腹心之蠹究已往萌蘖之生龜山崔鶠等從而和之有似幸國之危以快其不平之積者而政本之地叢立者皆疲茸淫蕩之纖人顧弗問也則彼且可挾安石以自旌曰吾固臨川氏之徒也彈射我者元祐之苗裔求伸其屈者非有憂國之忱者也熒主聽結朋黨固寵利壞國事惡能復禁哉楊國忠受戮於馬嵬而唐再造無庸究李林甫之姦也辨學術正人心善風俗定綱紀前不能伸於建中靖國之初而事已大敗乃洩其久蘊之忿怒所本者非本矣遂絕而不

相及泮渙而不相濟何爲者邪迨及建炎之後安石之説不待攻擊而自銷亡亦足以知安石之不足攻而非靖康之急務矣竭忠盡力直糾京貫之黨斥其和議之非以爭存亡於廟算言不濫而事不分此之謂知本

女直脅宋以割三鎮割兩河宋廷之臣爭論不決於其爭論而知宋之必亡也抑以知宋亡而貽中國之禍於無已也李邦彥聶昌唐恪之徒固請割地以緩須臾之死者勿論已徐處仁吳敏以洎李伯紀楊中立之堅持不割之策義正矣雖然抑有能得女直之情而自善其不割之計者乎不得其情雖爲之計無補也况乎其無能爲保固三鎮兩河之計也脅人以割地者契丹之脅石晉也秦人之脅

三晉也皆未能得而須其自割也契丹脅石晉於求援之日挾猶王從珂之地而兩非所有秦人之脅三晉三晉雖弱抑嬰城固守必覆軍殺將曠日持久而後得之故脅其割而後得不勞而女直之勢異是自敗盟南侵以來馳突於無人之境至一城則一城潰一城潰則一路莫不潰矣欲三鎮即可得三鎮欲兩河即可得兩河何爲嘵嘵然競使命之脣舌而莫能使其必從邪嗚呼當時議者盈廷曾無一人焉察及於此中國之無人久矣禍乃延及無窮而不可遏矣遼之既滅女直之志已得未嘗有全舉中國之成心也宋人召之挑之自撤其防以進之於是而欲逞志於宋乃且無定情焉而教之以脅脅賂者郭藥師也藥

師者亦習乎契丹之所以加宋者而欲效之女直求地耳求賂耳求爲之屈耳是故終女直之世止於此三者而大河以南國破君俘城空千里且舉以授之張邦昌劉豫而不欲自有夫豈貪之有所止而戢自焚之兵哉永嘉以來南北分而夷夏各以江淮爲守沿而習之局定於此志亦僅存乎此也汴京破而立張邦昌劉豫者修石晉之故事也和議成而畫淮以守者循拓拔氏之巳迹也蓋自苻堅潰敗以後王猛之言永爲定鑒故拓拔佛貍臨江而不敢渡正統之名天式臨之天塹之設地固限之雖甚鴟張罔有越志然則宋持其不敢擅有中夏之情苟須地必待我之割之也則固有以處此矣不割三鎮必有以守三鎮不

割兩河必有以守兩河欲守三鎭兩河必固守大河以爲之根本欲守大河必備芻糧繕城堡集秦隴吳蜀三楚之力以衛京邑此之不謀但曰祖宗之疆土不可與人卽不與之不能禁其不取空談無實坐廢遷延而三鎭兩河不待割而非已有矣輕騎馳突於汴京而宗祧永喪矣疆土任人之吐茹而何割與不割之有哉然而女直之所欲者且自三鎭而止彼且曰天以中原授中原之主吾不得而力爭故撻懶兀朮人異其志金山之匹馬且以得返爲幸完顏亮馬一南牧而羣下叛離以致之死然則處當日之情形勿問三鎭也勿問兩河也抑可弗問汴京之守與不守也名號存呼召集親統六師以與相頡頏充彼之欲得

河北而其願已畢氣已折力已疲且安坐而飽飫以嬉遊
天下事尚可徐圖其大定卽令不克亦豈授女直以意想
不及之弋獲而無所訖止乎意想不及之獲可以獲矣立
邦昌而邦昌不能有立劉豫而劉豫不能有大河以南人
無主而戴之以爲君則江淮以南何不可戴之以爲君蒙
古氏乃以知天之無有定情地之無有定域而惟力是視
可有者無不可有矣嗚呼不測其不敢深求之情弱者靡
強者競縱使氾濫而流及於廣遠天且無如人何而萬古
之綱維以裂故曰中國之無人非一晨一夕之故也謝安
石之知及此矣故以一旅亢百萬之衆而下攝自立也有
本則持重以待之而其鋒自折氣矜取勝茫然於彼已之

情僞徒爲大言以聳衆聽流俗驚爲偉人而不知其無當於有無之數也是可爲大哀也矣

上與下交爭者其國必傾惟大臣能得之於上而不使與下爭惟君子能輯之於下而不使與上爭聽其爭而不能止者其臣也以身爲爭之衡而上下交因之以爭者自居於有爲有守而實以貽上下之戕衰亂之世恒多有之是爭之歸也而有道者弗取焉凡爭之興皆有名可據有可循而上不見信下不相從乃相持而不相下迫乎爭爭則意短而言長言順而氣烈氣之已烈得失利害存亡生死皆所不謀而憤興於不自已故盤庚之誥曰勿胥動以浮言言勿問是非一浮而是者已非有道者甚畏天下

之有此而豈其以身爲之的乎氣之浮也必乘乎權而後其動也無所復憚上之權以一人而爭天下以其崇高也下之權以匹夫而爭天子以其衆多也權者勢之所乘發以氣乘以勢雖當乎理而亦爲亂倡故曰其國必傾漢唐之季其傾也皆然而宋爲甚上之爭下也斥之誹之竄之禁之乃至刋之於籍勒之於石以大聲疾呼而告天下自熙甯以後一邪一正皆歸於此而王安石司馬光實以身受其衝於是而下之爭起矣登屋援樹喧呼以爭命相之權者其流風所鼓乃至萬衆奔號蹙君門而爲李綱鳴其不平上既違之下乃憤之下且競之上愈疑之交相持而利害生死俱所不恤夫新法之病民迫欲司馬之相以蠲

除之者皆清理之正也然而朝廷之用舍國政之興革豈此喧呶一往之氣所可取必者哉至若綱之得衆心者唯請內禪守京都保市廛廬舍之鮮葬偷朝菌蟪蛄之宴樂而仙日者括金帛掠子女百萬生齒荒離於雨雪洊至之下死者過半則固不如早捐其總於貨賄之情遠避凶危以保妻子尚可生生自庸也而婦人稚子感綱之德交質於室以動蚩蚩之衆攘臂而前蔑君民之禮踐蹂宮門國其尚可以安存乎且夫司馬之不得行其志者正以此也故哲宗親政之後天子厚其疑忌以爲是率亂民而脅上以相已者固已目無君上則勒名黨碑之首盡反元祐之爲以恣章惇蔡京之姦皆此致之若綱識雖不足忠則有

原缺

仲之所取必者也豈有人方求爲天子而叨逆者又進騎虎之說以怵之可以筆舌力爭奪其尊富哉故曰死地也猶一縱囘而姑爲隱忍矣以死爲心以成敗委命以綱常名義自任而不求助於人則亦何不可揭日月以行而言猶囁嚅乎子曰邦無道危行言孫無道者君不明而猶故國之君俗不美而猶中國之俗非國破君辱逆臣竊位之謂也言孫者道不可亟明則以微言待後志不可急白則以詼諧自居非談笑以道君父之危緩頰而免亂賊之怒也當仲之世操仲之志以爲仲之所得爲豈謂此哉且仲之言亦未嘗不孫也其中狀於邦昌也仍以臺官上中宰相之禮其進說也仍期以定策立元輔之功則以視段秀

實之笏擊朱泚也猶從容而不迫非伸之氣苶於秀實也
彼已成乎不可挽之勢而此則有可轉之機也然使邦昌
怙惡而不從羣姦交慫其異巳則伸亦與秀實同捐其肝
腦其危也孫也而其孫也未嘗不危也伸於是合乎剛柔
之節矣夫人之於義也豈患不知哉患無其志耳抑徒患
其志之不存哉患其氣之不充耳邦昌之不可帝也天予
之不可聽女直立也爲宋之臣民不可戴邦昌爲君也夫
人而知之夫人而亦有其心矣若有所覆而不得露若有
所掣而不得伃若有所隔而不得吐皆氣不勝也故持其
志者以氣配義而志乃伸

善化賀長齡
安化羅繞典同校刊
清泉後學楊湘涵重刊

宋論卷九終

明衡陽王夫之譔

高宗

光武跳身河北僅有漁陽一旅而平定天下者收羣盜之用也故有銅馬帝之號焉宗汝霖之守東京以抗女直用此術也攷之史冊光武所受羣盜之降幾二千萬王莽之季盜雖蠭起亦不應如彼其多蓋降而或復叛歸於他盜已而復降互於三四以有此數不然則建武之初斥土未廣何所得粟以飼此衆邪宗汝霖所收王善等之衆二百餘萬其聚而有此衆者亦非盡慓悍貿死之壯夫也徽宗之世河北之盜已興迨及靖康女直破汴京而不有張邦

冒僭大號而不尸高宗遠處淮左而不能令郡邑無吏吏無法遊奕之虜騎往來蹂踐民莫能自保其命豪强者聚衆據險而農人無可耕之土市肆無可居之壓則相率依之而據太行之麓以延旦夕之命室無終歲之計甕無宿舂之糧鳥獸聚而飛蟲遊勿問强弱合而有此數也聞汝霖受留守之命依以自活爲之美名曰忠義以撫之抑豈誠爲忠義者哉故汝霖之用之也欲其急也充武之用羣盜惟知此也故用之以轉戰而不用之以固守來者受之去者不追迨其有可歸農之日則自散歸其田里是以天下既定此千餘萬者不知其何往用之以轉戰而不用之以固守者乘其方新之氣也來者受之去者不追可不重

勞吾河內宛雒之民竭貲力以養之也汝霖之在常日蓋東京尚有積粟可支二百萬人一二歲之食過此而固不能矣是以汝霖自受命守京迄於病卒者僅一季而迫於有爲屢請高宗歸汴以大舉渡河知其乍用而可因糧於敵不可以久處而變生於內也姦邪中沮志不遂而鬱邑以隕命渡河之呼豈徒慟大計之不成抑且慮此二百餘萬人非一汴之所能留也汝霖卒而復散爲盜流入江湘閩粵轉掠數千里不待女直之至而江南早已糜爛非韓岳亟起而收之宋必亡矣無食不可以有兵無土不可以得食不進不可以有土得食足而興兵者處全盛之宇捍方之寇如趙充國之策羌是也不可以用烏合之衆攖方

張之虜係已破之國審矣念吾之且必窮知吻不久聚發內之必生變更無餘法以處此唯速用其方新之氣而已急用而提所殺者敵也急進而不利所殺者盜也鼓之舞之使無倒戈內向者則存乎主帥之恩威夫此二百餘萬之盜固皆有山砦可爲退處之穴而收吾簡練之禁旅進可爲之援退亦不恣其反噬然此要非久留聚處耗吾芻粟擾吾農人以生其狎侮之所能勝是則汪黃內蠹高宗中餒曠日遷延遲回汴土即合汝霖不沒而事亦漸難矣羣盜之流入內地者韓岳竭力以芟夷之殲殺過半弱者抑散而備食於四方然後收其僅存之可用者以爲吾用非盡此食甚之鴟可帥之以所嚮無前也故汝霖亦知

獨力任此之不足也亟請高宗返駕京闕以彈壓羣衆且可節輸東南之粟帛調發入援之兵卒而爲可繼之圖若孤恃汝霖之志義則無劉裕匡復之盛望以讋羣雄抑無郭子儀朔方之部曲以立根本仰給不贊徒貽怨玩劉越石之困於段匹磾者其前鑒也上無君爲無相始而盛者漸以衰悲憤中來坐視其敗雖欲不悒悒以自隕天奪其可得乎故謂汝霖不死憑恃此衆可席捲燕雲者非能知汝霖茹荼之苦心也馭之必有其權養之必有其具然後此二百餘萬烏合之旅可收其利而不逢其害非光武之聰明神武而欲馴擾不軌之徒以與虎狼爭生死豈易言哉豈易言哉

高宗之畏女直也竄身而不恥屈膝而無慚直不可謂有生人之氣矣乃攷其言動察其志趣固非周赧晉惠之比也何以如是其餒也李綱之言非不知信也宗澤之忠非不知任也韓世忠岳飛之功非不知賞也吳敏李棁耿南仲李邦彥主和以誤欽宗之罪非不知貶也而忘親釋怨包羞喪節乃至陳東歐陽澈拂衆怒而駢誅於市視李綱如仇讐以釋女直之恨是豈汪黃二豎子之能取必於高宗哉且高宗亦終見其姦而斥之矣抑主張屈辱者非但汪黃也張浚趙鼎力主戰者而首施兩端前卻無定抑不敢昌言和議之非則自李綱宗澤而外能不以避寇求和爲必不可者一二冗散敢言之士而止以時勢度之於斯

助也誠有旦夕不保之勢遜回葸畏固有不足深責者焉
茍非漢光武之識量足以屢敗而不撓則外競者中必橈
況其不足以競者乎高宗爲質於虜廷熏灼於慓悍凶狡
之氣俯身自顧固非其敵已而追帝者瀕海而至明州追
隆祐太后者薄嶺而至皁口去之不速則相胥爲俘而已
君不自保臣不能保其君震慴無聊中人之恒也亢言者
惡足以振之哉靖康之禍與永嘉等而勢則殊矣懷愍雖
俘晉元猶足以自立者以外言之晉惠之末五胡爭起亂
雖已極而爭起者非一則互相禁制而滅晉之情不果女
直則勢統於一唯其志之欲爲而無所顧也以內言之江
南之勢荆湘爲其上游襄漢爲其右臂晉則劉宏夙受方

州之任財賦兵戎聽其節制而無所掣曳顧陸周賀諸大族自孫氏以來世繫三吳之望一歸琅琊而衆志交孚王氏合族擁衆偕來以相扶掖宋則雖有廣土而無綏輯之人數轉運使在官如寄優游偃息民不與親而無一兵之可集一粟之可支高宗盱衡四顧一二議論之臣相與周旋之外奚恃而可謀一夕之安瑣瑣一苗劉之懷忿遽奪其位而幽之蕭寺劉光世韓世忠翶翔江上亦落拓而不效頭目之捍自非命世之英則孑然孤處雖懷悲憤抑且誰為續命之絲假使晉元處此其能臨江踞坐弗憂繫組之在目前哉故高宗飄搖而無壯志諸臣高論而無持操所必然矣於是而知國之一敗而不可支者惟其孤也有

蕭何在關中而漢高泗水之敗得有所歸有寇恂在河內而鄧禹長安之敗散而復合崛起者且如是矣若夫唐室既弱而朔方有可藉之元戎江淮有可通之財賦備之裕而任之人者匆猝非一朝一夕之積矣宋則奄有九土北控殘夷西禦叛寇而州無綏撫之臣郡無捍衛之長軍衛為罪人之梏租庸歸內帑之藏吏其土者浮游以需秩滿而颺去一旦故國傾頹寬身無所畧丁江介覬海瀕以容身陳東歐陽澈慷慨而談其能保九子僅存之一綫不隨二帝以囚死於燕山乎傳曰周之東遷晉鄭焉依言其必有依也詩曰泚之竭矣不云自頻外已久枯而中存之今水一涸而無餘也宋自置通判於諸州以奪州鎮之權大

臣出而典郡者非以逸老則爲左遷富庶之江南無人也巖險之巴蜀無人也扼要之荆襄無人也樞要之淮徐無人也峩冠長佩容與於天下賢者建宮墻以論道其次飾亭榭以冶遊其下瘝民財以自潤天子且安之曰是雖不肖亦不至攘臂相仍而希于吾神器者也則求如晉元以庸懦之才延宗社而免江淮之民於左衽不亦難乎故以走爲安以求和爲幸亦未可遽責高宗於一旦也乃其後猶足以支者則自張浚宣撫川陝而奉便宜之詔始宋乃西望而猶有可倚之形且掣肘之防漸疏則任事之心咸振張韓岳劉諸將競起以蕩平羣盜收爲部曲宋乃於是而有兵不然其足者不仆其身不劉其枝者不槁其本故

逝及秦檜擅削之餘而迎亮臨江高宗不爲駭走且下親征之詔則使前此者有威望之重臣鎮江淮以待高宗之至亦未必氣沮神銷之至於如斯也首其謀者唯恐天下之不弱繼其後者私幸靡散之無憂國已蹙寇已深而尸位之臣爭戰爭和廷中相訟無一人焉懲諸路勤王之潰散敗覆轍以樹援於外宋本不孤而孤之者猜疑之家法也以天子而爭州郡之權以全盛而成貧寡之勢以垂危而不求輔車之援稍自樹立而秦檜又以是惑高宗矣和議再成依然一畢士安之策也岳飛誅死韓世忠罷繼起無人閫帥聽短長於文吏依然一趙普之心也於是舉中原以授蒙古猶掇之矣豈眞天驕之不可嚮邇哉有可藉

之所漸高宗猶足嗣唐肅之平安史無猜忌之家法高宗猶足似唐德之任李晟故壞千萬世中夏之大閑者趙普也以太祖之明而浸潤之言已沁入於肺腑況後之豢養深宮以渺躬涖四海者乎光武不師高帝之誅夷上哲能之非可期於中材以下也

言有綱道有宗綱宗者大正者也故善言道者言其宗而萬殊得善言治者言其綱而萬目張循之而可以盡致推之而可以知通傳之天下後世而莫能擿其瑕璺然而抑必有其立誠者而後不僅以善言著也且抑必聽言者之知循知推而見之行事者確也抑亦必其勢不迫而可以徐引其緒事不疑而可以弭患其迷也如是則今日言之

今日行之而效捷於影響乃天下之尙言也不如是以言者多矣疏庸之士剽竊正論亦得相冒以自附於君子之言宗不足以爲萬殊之宗綱不足以爲萬目之綱尋之不得其首究之不得其尾沉然而臚列之若可以施行而莫知其所措天下有樂道之者而要爲鞶帨之華亦奚用此喋喋者爲哉高宗南渡李伯紀之進言數矣其言皆無可非也顧其爲綱宗者報君父之讐也復祖宗之宇也又進而加詳焉遠小人親君子也議巡幸決戰守也擇將帥簡兵卒也撫河北鎮荆襄也如綱之有循之推之以建中興之業允矣其無瑕璺矣故天下後世無有得議其非者而咎高宗之不用雖然以實求之而奚足以當綱宗哉足以

立綱宗而非其誠則綱宗者虛設之綱宗固無當也君父之痛土宇之蹙誠不容已者然其容已與不容已繫乎嗣君之志而已有其志不待言也無其志言無益也有其志而不知所以為之弗示以方固弗能奬也故此二言者人皆可言人皆可信而究止於空言也進而加詳則固廖終其說以導之而出於迷塗天下後世之所樂聽或亦高宗之所欲聞乎其云親君子遠小人尚矣茍非凊狂不慧者孰以為不然乃君子小人有定名而無定指者也以小人為君子而君子矣以君子為小人而小人矣故諸葛出師表必目列其人以當之今不直簡賢而求其進斥姦而請其退則奚以知汪伯彥黃潛善之非君子而趙鼎胡寅之

非小人邪議巡幸決戰守竄矣而行伍之憑藉孰為干城
强敵之爭趨何從控禦芻糧何庤以不匱器仗何取以求
精豈天子匹馬以前疲卒扶羸以進遂足定百年之鼎成
三捷之功乎擇將帥簡兵卒尤其要者抑就涖戎行而數
奔者擇之邪無亦求之偏裨求之卒伍求之草澤而擇之
邪天子自擇之邪綱可代為之擇邪天子自擇之則亦非
不有所任用矣綱可代擇之則胡不心維口誦於坐論之
下如趙普之為太祖謀者而但虛懸一擇之之號以聽人
之詭遇乎驚奔之餘兵卒之不足久矣集之必有其方部
之伍之必有其制教之練之督之綏之必有其將河北之
南來閩海楚蜀之新募必有其可使戰可使守之勢合其

散而使壹振其弱而使强必有其道綱誠以一身任安危之寄則躬任之默識之日積月累以幾於成尤非大聲疾呼懸一榜下一令之所能勝也則尤不可以空言效也撫河北鎮襄鄧誠形勢之不容緩矣河北之待撫豈徒號於上曰吾不制也衆志遂以成城乎其吏民爲朝廷守者孰可任也孰未可任而急須別揀將帥以任之也張所傅亮固未足以勝任卽令任之而所以安所亮而使盡其力者何術也襄鄧之財賦兵戎其可因仍者何若其所補葺者何從專任而無旁撓者何道凡此皆就事而謀之因勢而圖之非可一言而據爲不拔之策國政在握成敗在於目睫迫與天子謀之進羣策以酌之固有密藏於夙夜而研

幾於俄頃者豈建鼓而亡子可追哉乃綱但琅琅乎其言之矣一言而氣已竭矣則汪黃之黨且笑之曰是老生之常談謂飢當食而爲無米之炊者也惡足以拯吾君於危殆而措之安哉於斯時也二帝俘矣兩宮陷矣自河朔以訖江淮數千里城空野潰飄搖徐兗之郊內顧而零丁孑然綱以一身繫九鼎之重則宜以一言而析衆論之歸猶且組練篇章指未可遽行之規畫以祈免乎瑕釁夫豈賈董際漢盛時高論以立令名之日則言之善者不如其無言也夫宋之所以浸弱浸削至於亡者始終一綱宗之言坐銷歲月而已繼綱而獻策者楊沖立胡敬仲猶是也後乎此而陳言者劉共父眞西山猶是也乃前乎此而倡之

者貝豬以來呂范諸公以洎王介甫之邪僻蘇子瞻之縱橫無非是也以擬諸道皆提其宗以考諸治皆挈其綱孰得指其瑕璺者而求其言之即可行行之即可效者萬不得一焉故曰其言之不怍則為之也難不怍者可正告於天下後世而不違於綱宗之大正者也叩其所以為之而不得則難矣夫言也而僅以祈免於怍也與哉陸敬輿以奏議輔德宗而及奉天之駕一讓為一事而已非建立綱宗統萬殊萬目於數紙之中也斯則誠為善言者乎

屈身逆亂之廷隱忍以圖存社稷人臣之極致也而抑視乎其所處矣測其有可圖之幾以待天下之變姑且就之兩處於有餘之地以存其身與其祿位而遽許之為行權

以濟險則名義之途寬而忠孝之防裂君子所必嚴爲之辨者也其所處者可以置吾身身雖危猶安也安其身而動動而利可以出君父於險動而不利不喪其身之所守則生死成敗皆可以自靖如是者尚矣其次則身非可安而無可安之土乃以身試不測而思以濟其志志之得則可以大有爲於天下志之不得猶不以身爲罪囮而毀分義之防故陳平周勃俛仰於呂后之側非徒志在安劉也惠帝崩後宮之子猶高帝之苗裔可以爲君者依之以待呂氏之變而伸其誅鋤固未嘗一日辱其身於異姓也王導之於蘇峻王坦之謝安之於桓溫忍其熏灼與相親賊未篡吾君尚在弗容立異以激禍之成峻誅溫死而其

志仲峻不誅溫不死晉祚已移終弗能救而後死之未晚也蘇武節之誚不足以爲之病矣狄仁傑之仕於僞周也唐已改君已囚無可仕矣而仁傑當高宗之世未與大臣之列則舍武氏不仕而更無可執國柄進忠賢以爲興復之基灼知其逆而投身以入不恤垢辱以與從逆之臣齒非但一死之不惜操心愈隱懷貞愈烈尤非夫人之所可託者也審此則呂好問朱勝非無所逃其同逆之辜不能爲之揜覆矣好問自中丞遷少宰參國政久矣張邦昌受虜冊以篡大位此何時也馬伸等犯死以爭而好問無言趙鼎胡寅潔身以逃而好問不出邦昌舞蹈以受冕旒好問從容而充陪列已知衆志之不歸乃問邦昌曰眞欲立

邪否耶邦昌遽有不敢當之對則亦探邦昌不決之情而姑爲變計然則高宗不斃人望于濟州通國且戴邦昌以爲主好問受僞命之已久又奚以自拔於逆廷哉夫好問之心固非若吳幵莫儔之誇佐命也亦非決志不污如洪皓之誓死以不從劉豫也其處於進可宋退可邦昌之歧途以因風而草偃則趣人遁帛書於高宗亦游移兩全之巧無往而不足以自容及王賓擿發已窮猶曰世被國恩受賢者之責將誰欺邪且使於邦昌無眞立之問於高宗無尺帛之書宋遂終無如邦昌何哉密奏不足爲有無嗣若非因其藏畝唯此七尺之軀一汙而終不可浣好問曰閉門潔身實不爲難潔身而身存之非難潔身而身死之

豈易乎棄其爲段司農不辱之身則又能閉門而全其軀命邪以此質之好問之論定矣若夫朱勝非者尤不足齒於士類者也苗劉二健卒耳權藉不重黨類不滋逆謀不夙所欲逞志者王淵康履而止浸淫及上遂敢廢人主而幽之蕭寺勝非躬秉大政繫百僚之望使有不可奪之節正色立朝夫二賊者詎敢爾哉乃內禪之舉勝非且尸陪列之長爲下改元之詔德不重才不贍志不固賊之窺之也久故其脅之也輕而勝非之從也易乃使其禍不懲則宋之危也亦亟矣夫二賊所挾持以逞者其心可洞見也文直臨江而思渡江東之不保在旦夕矣二賊豈有爲宋守吳會之心乎始立嬰兒以待變文直至則弒高宗執子

專以納降女直不至則徐攬衆權要九錫而規篡籍令三方之義師不星馳而至賊勢已成虜兵且進勝非其能事從中起梟賊首以復辟乎如其能之則他日之自辨曰偷生至此欲圖今日之事固可解也而悲憤始於張浚成謀定於呂頤浩奮勇決於韓世忠勝非何與焉其志欲圖者果何圖也察所懷來一馮道范質之心而已勝非之生無豪毛之益也如其死也則以明夫苗劉之爲賊而激忠義之人心以起誠重於泰山矣無靖康之禍有所奉之君名義自已而立衡存亡即於已而取決事易於邦昌挾女直之勢而抑無好問迴間道之書事定之餘優游以去而貶竄不加焉宋安得復有王章哉士所出身以事者君也所

以事君者身也身之已辱功且不足以益之而況其不足以言功也身之所履因乎心之所安心之所安因乎時之所處有以處身而心乃裕有以處心而事乃貞大白不淄有其大白者存也屈以求伸有其必伸者在也功名授之事外之人節義存乎當局之正好問死不患擁戴康王之無將相勝非死不患苗除明受之無義師王蠋捐軀齊復振翟義夷族而漢復興死且非徒死而無益也然而非果於義者之所期也立身則有本末矣立朝則有風裁矣立志則有衾影矣安能一日緩頰於亂賊之前以觀望其情而徐圖轉計哉留餘地以待他日之辨辨則辨矣吾不知其啟口之際何以自捫其心也

兀术渡江而南將卷吳會逼高宗於四明東遁海道其別將追隆祐太后南至於虔州之皁口西掠楚疆陷岳潭而武昌在其懷袖當是時也江南糜爛宋無一城之可恃韓岳浮寄於散地而莫能自堅此苻堅所幾幸而不得拓拔佛貍所遷延而憚進者也舉天下而全有之奚待蒙古於他日哉然而兀术急於渡河而歸高宗且可畫淮而守此可以知國家安危之機非一朝一夕之故矣女直之不能久處江東也若有所怵惕而夢寐不安非其欲之有所厭也非其力之不足恃也攻有餘而守不足者無與故也杜充之降疑有與矣而充不足以當有無之數了然自以其身降而號令不能及衆則女直之不能憑藉以有江淮深

知之矣深入國境而能因而據之者必有擁衆降附代爲招集之人故劉整呂文煥降於蒙古而後宋不能免於土崩地非其地也人非其人也風土之剛柔山川之險易人心之嚮背作屢其地而無以相知安能孤軍懸處設守令索芻糧以撫綏其困師行千里而不見敵者心必危烏合以附而無任其安輯者信之必不固則兀朮之方勝而懼得地而不敢有所必然矣夫宋之得此於天下雖無片土之安而將帥牧守相持以不爲女直用固有以致之也其於士大夫也亦幾失其心矣然而誅夷不加也鞭笞愈不敢施也祖宗之家法定姦邪雖逞而天子不爲之移則姦邪亦知所禁而弗能播其凶德其于武臣也猜防之而不

使展其勇略是以弱也然而有功而未嘗故挫抑之有過
而未嘗深求之危困而未嘗割棄之敗衂而未嘗擬誅之
待之也既使有餘而馭之也亦有其制不使之擅部曲而
聽其去來不使之幸冦存以脇吾權寵不縱之于先而操
之于後則怨不深不操之已窮而縱之使傲則情不悖故
武人猶思媚于君而邦曲不從逆以靡天下之大勢十已
去其八九而士心協民志定軍情猶固宋之所以立國百
餘年如一日而瀕危不改其恒也至于史嵩之賈似道趣
盡毀祖宗之成法理宗汶弱而莫能問士心始離民心始
散將帥擅兵存亡自主而上不與謀然後望風瓦解蒙古
安驅以入晏坐以撫拾天下如一羽而無所疑不然劉曰

雖降安能舉我所豢養之吏士直前相搏而樂附狄夷如其父兄也哉斬刈亟則小人易激駮皆用則君子亦離部畔衆而封賞早則去來自恣孤旅危而應援絕則反噬必深上與下泮渙而不相知敵乃坐收之而反爲吾腹心之患宋之亂政至蔡京當國童貫臨戎而極矣而凡數者之病猶未劇也是以高宗跳身航海而終不亡也

人之爲言也質質而思之緜緜而弗絕天可指地可畫聖人可唯其攀引六經可唯其据拾而以成乎其說邃道之宜而以爲德大害于天下而以爲利探其所終必不能如其言以行而輒欲行之時而有違情以體物因勢以衡理者至持于上必不聽之以行乃以號于天下曰吾說之不

行世衰道降無英君哲相志帝王之盛治者使然也予是而有傳于世乃使殃民病國之邪臣竊其說以文其惡則民之憔悴國之敗亡舉繇乎此要其徒以賊民而無能利國則亦紛莫能如其說以行也秖爲亂而已矣當建炎之三年宋之不亡如縷民命之死生人心之嚮背岌岌乎求苟安而不得矣有林勳者撰爲成書請行十一之稅一夫限田五十畝十六夫爲井井賦二兵一馬絲麻之稅又出其外書奏徼一官以去嗚呼爲勳干祿之資則得矣其言之足以殺天下而亡人之國亦慘矣時亦知其不可而弗行而言之媢嫉附古道以罔天下或猶稱道之弗絕垂至于賈似道而立限以奪民田爲公田行經界以盡地力而

增正賦怨讟交起宋社以墟蓋亦自此啟之也古之言十一者曰中正之賦而孟子曰輕之者貉道也漢乃改之爲三十而一然則漢其貉乎何以一人陶濟萬家之邑歷千季而不發其匱也夫以天下而奉一人禮際祿廩宮室車服之費則已約矣非百里一邦制度繁殷之比也而不但此也古者建國分土民各輸于其都自遠郊而外道里之遠者即在王畿亦五百里而近莫大諸侯不過二百餘里而已而大夫之有采地者即其都邑以出納惟然則名十一而實亦十一已耳自漢合四海以貢天府郡縣去天子之畿有逾于五千里者矣其以輸塞下養兵衛民者又過于是逆流而漕車輿驢馬任輦以行其費不貲僦必盈十

一以盈大倉三倍而不足以充故合計民之所入[illegible]合三十而賓且溢于十一矣且欲立取民之制求盈于十一民之膏脂盡于此而尙足以生乎今使勳計其畝田令輸十一于京邊勳其能之而無怨邪抑徒爲此不仁之言以導君于貪暴邪況乎古之十一者有田有萊有一易再易之差則亦名十而賓二十漢之更制乃以卑李悝之虐而通周制之窮百王之大法也其何容輕議哉至欲于一井四百五十畝之中賦二兵一馬以充戎行不知勳之將以何爲也將以戰與則毆愿懦之農人以與閩不畏死之盜賊樂殺無厭之外夷貿軀命于蹀血屠肝之地一兵死而更責一兵不殺盡農人而不止無謀夷之峻法以督之則聞

金鼓而駭潰國族以亡將以戍戍與則荷戈而趨數千里之絶塞饑寒冰雪僅存者其餘幾何抑且重爲徵發而南畝之餘以耕者又幾何也三代之兵所戍者百里之疆場也所戰者乍相怨而終相好之友邦也所爭勝負者車中之甲士也追奔不窮日俘馘不盈人乃欲以行之後世流血成渠之天下雖微仁人亦不禁爲之慟哭矣若馬則國有垧牧而益以商賈之征固未嘗責農人供戎車之用勦欲更取盈焉商鞅李悝所不忍爲而欲爲之亦可謂褻哉不容之凶人矣夫勳固曰此先王之法也從而稱之者亦曰此先王之制也建一先王以爲號而脇持天下之口誠莫有能非之者而度以先王之時推以先王之心其忍此乎

卽使勳自行之而保民之不揭竿以起乎且使行之于勳之田廬而勳不棄產以逃乎夫亦捫心而自問乎奉一古人殘缺之書掠其迹以傅言而亂天下者非徒勳也莊周之言泰氏也許行之言神農也墨翟之言大禹也乃至御女燒丹之言黃帝也竊國之大惡而言舜禹也犯闕之巨盜而言湯武也皆有古之可爲稱說者也古先聖王之仁育而義正者精意存乎象外微言善其變通研諸慮悅諸心徵之民而無怨于民質之鬼神而無恫于鬼神思之愼而言之訥惡容此吮筆濡墨求充其幅者爲哉前乎勳而爲王安石亦周官也後乎勳而爲賈似道亦經界也安石急試其術而宋以亂似道力行其法而宋亡勳惟在建炎

驚蹶不逞之日故人知其不可行而姑置之陳亮猶曰攷古驗今無以加也嗚呼安得此不仁之言而稱之也哉
紹興諸大帥所用之兵皆羣盜之降者也高宗渡江以後弱甚矣張峻岳飛受招討之命韓劉繼之于是而范汝爲邵清曹成楊么之衆皆降而充伍乃以復振走劉豫敗女直風聞驚蹶之情因以有定蓋羣盜者耐寒暑攖鋒鏑習之而不驚甲仗具部隊分仍之而無待故足用也不然舉江南痡軍罷囚脆弱之衆惡足以當巨寇哉乃攷之古今用羣盜者大利大害之司也受其歸者有權收其用者有制光武收銅馬而帝曹操兼黃巾而强唐昭用朱溫而亡理宗撫李全而削盜固未可輕用也以弱而受强則賓欺

其主以强而受强則相角以機以强而受弱則感生其信
無故而來歸者詐也挫于彼而歸于此者弗能爲助者也
以名相服而無其實者乍合而終離也故欲撫羣盜者必
先之以勦而羣盜之欲降也抑先戰勝而後從雖已爲我
之部曲猶以强弱與我爭主客之權唐何挾以受朱温宋
何恃以受李全温與全且睥睨我而倒持其制翺翔自得
復將誰與禁之唯紹興諸帥之知此也風馳雨驟而急與
之爭一敗之再敗之無不可敗之盜而後無不可受羣盜
豈徒畏我哉抑信其可恃爲吾主而可無衂折死亡之憂
矣此其受之之權也若夫所以用之者尤有可用不可用
之辨焉均爲盜而旣爲之長矣固褎然自大而以爲我有

此衆也受命歸降而又崇其秩以統其衆則雖有居其上以控制之者尊而不親而不能固保其尊其來也因之而來則其去也因之而去其順也因之而順則其逆也因之而逆天子且擁虛名元戎徒爲旒綴夫且肉袒而亢我于敵夫且懷姦而代我以興翔望其策必戮力以死相報乎故盜可用而渠帥不可用也乃竟有固不可用者卽其戢志無他而必不可圖功蓋其初起也皆比閭之儔伍無權藉以相事使而尊推一人以爲長此一人者何以能折羣傲之衆使不離散固有工于爲盜之術而衆乃弭耳以聽其爲術也非有規恢天下之略也抑非智勇過人而戰無不勝也不以敗爲憂不以走爲恥不以旦此夕彼爲疑進

之務有所鹵獲以飽衆退之知不可敵而急去以全其衆得地而無固守之情以善其規避一戰而不求再戰以節其勞疲志在偸以求全其部曲而不勘乎功之必成于是倘佯不幸之地憑恃山川之險以免其入于屠戮之苦而有劫掠之利于是貿貿而起者樂推奉而戴之爲尊夫如是欲使之爭封疆于尺寸貿身首以立功未有能勝者也敗亦走勝亦走無所不走者無所不掠甚則坐視國家之傾危而乘之收利或叛或〔降〕皆其習氣之無恆熟用之而不恤者也威不足以讋之恩不足以懷之非徒唐昭宗理之無以馭之也即光武亦奚能洗滌其頑詭使媚已以其死生哉故光武于赤眉之帥誚以鐵中錚錚唯待以不死

曹操收黃巾之衆終不任以一將之功而朱溫李全仍擁部曲旣爲巨鎭進則敗而退則逆爲盜魁者習與性成終不能悛也紹興諸帥用羣盜而廢其長張用曹成黃佐僅得生全范汝爲楊幺皆從斬馘李成劉忠宵使之北降劉豫而不加收錄則根旣拔者枝自靡垢已滌者色以新人皆吾人也用唯吾用也指背相使之形成以搏撠有餘力矣宋之撫有江淮貽數世之安在此也盪滌盡則民力裕戰勝頻則士氣張大憝誅則叛逆警部曲衆則分應周控制專則進退決故以走劉豫挫兀朮而得志于淮汴垂及異日完顏亮猶不能以一葦杭江而逞皆諸帥決于滅賊之功也非高宗之志變秦檜之姦售宋其興矣

上有不能言之隱下有不能變之習賢者且奉之以爲道之綱姦人遂乘之以售其伎害之術迨乎害之已著且莫知敝之所自而但曰知人其難故賢爲姦惑而庸主具臣勿論也夫豈然哉嘗讀胡氏春秋傳而有憾焉昇書也著攘夷尊周之大義入告高宗出傳天下以正人心而雪靖康之恥𢹂建炎之衰誠當時之龜鑑究顧抑思之夷不攘則王不可得而尊王之尊非唯諾趨伏之能尊夷之攘非一身兩臂之可攘師之武臣之力上所知上所任者也而胡氏之說繆也于公子翬之伐鄭公子慶父之伐於餘丘兩發兵權不可假人之說不幸而翬與慶父終于弑逆其說伸焉而攷古驗今人君馭將之道夫豈然哉前之允侯

之于夏方叔召虎南仲之于周後之周亞夫趙充國之于漢郭子儀李光弼之于唐抑豈履霜弗戒而必于今將也乎天下有道征伐自天子出自出者命自上行之謂也故易曰在師中王三錫命錫命者王在師中者長子在其中任其事而以疑忌置之三軍之外恩不浹威不伸乍然使之俄然奪之爲弟子而已弟子者卑而無權之謂也將而無權輿尸之因未有免焉者也唯胡氏之言如此故與秦檜賢姦迥異而以志合相獎非知人之明不至也其所執以爲道者非也然此非胡氏專家之說也宋之君臣上下奉此以爲藏身之固也久矣石守信高懷德之解兵也曹翰之不使取幽州也王德用狄青之屢蒙按劾也皆趙

臨之心而不惜長城之壞天子含爲隱慮文臣守爲朝章
胡氏沿染餘風沁入心腎得一秦檜而喜其有同情焉嗚
呼夫誰知疑在岳韓而信在滔天之秦檜其子弟欲爲之
盜慫徒觸怒以竄死而終莫能挽哉檜之自虜歸也自謂
有兩言可以聳動天下兩言者以河北人歸女直河南人
歸劉豫也是其爲說狂騃而必不可行匪直資千秋之笑
罵高宗亦怒而榜其罪于朝堂然而胡氏以管仲荀彧期
之高宗終委國而聽之雖不知人倫。至于是夫檜所欲遣
歸女直劉豫者非洮謂淪處江東之士民也凡扈從南來
[illegible]者[illegible]部曲各[illegible]軍而高宗
宿衛之旅不能與敵鏖戰高宗懲苗劉之難心惴惴焉檜

以爲盡遣北歸則枝弱者幹自強而譏刺之憂以釋益亦與胡氏春秋之旨相符特其姦計未周發言太驟故高宗亦爲之愕異而韓岳之勳名尙淺高宗亦在疑忌相參之際故不卽以爲宜而胡氏促膝密議深相契合者猶未可卽喻之高宗也已而羣盜平矣諸帥之軍益振矣屢挫女直之功日奏矣三軍之歸嚮已深萬姓之憑依已審士大夫之歌咏已喧河北之企望已至高宗之忌之也始甚檜抑術愈工志愈慘以爲毆之北而不可者無如殺之罷之權乃盡削而事易成故和議不成則岳飛之獄不可起韓世忠之兵不可奪劉光世張俊不戢翼而效媚以自全高宗之爲計也以解兵權而急于和而檜之爲計也則以欲

堅和議而必解諸將之兵交相爲用而曲相成在廷之臣且以爲于韋慶父之禍可永杜于百年嗚呼亦孰知檜之別有肺腸睥睨宗社使不死烏可制哉

高宗決策選太祖後立以爲嗣道之公也義之正也保固宗祧之大計也而其議發于上虞丞婁寅亮疏賤小臣言出而天子之位定大臣無與者宋之無人久矣寅亮之言定一代之綱常協千秋之公論誠偉矣哉顧其爲人前此無學術之表見後此無德業之傳聞固非議定于誠以天下爲己任者也高宗于此猶在盛年度以恆情必逢惡怒越位危言曾不憂及罪罟夫寅亮何以任此而無疑哉蓋高宗之裔此志久矣其告范宗尹者明矣故溢傳于外寅

亮與聞而深信之以爲先發夫人之所未發者功可必名可成有榮而無辱也是謀也宗尹聞之中外傳之寅亮處下位而深知之在位大臣充耳結舌曾無有能贊一言者故曰宋無人也夫宗尹誠不足道矣張德遠新平內難任授分陝趙惟重系屬本支尊參坐論君有志而不能知君有美而不能成君有宗社生民之令圖而不能決所謂焉用彼相者責奚辭哉故高宗之任二相也不專謀和與戰也不定以其無憂國之忱也乃使自虜來歸之秦檜一旦躐級其上而執誅賞之大權誠有以致之者而不足深怪也治末者先自本治外者先自內匡君之失者必奬其善欲行其志者必有以大服君民上下之心當其時雪二帝

之恥復祖宗之地正夷夏之防誠切圖矣而抑猶其末也闡太祖之幽蓋太宗之愆立義自己以感天人之丕應付畀得人以垂統緒于靈長者本也故張子房當艸昧之初而亟垂家法李長源當擾亂之世而決定嫌疑然後天子知有憂國如家之忠愛而在旁之浸潤不入胥人知我有贊定大策之元功而覬臾之流九自止自宮中以迄四海咸知國家之祚允方新而謀自我成道惟君建則傾心壹志以待我之敷施身居百僚之長日與密勿之謀曾此弗圖而藉手望輕志末之小臣進而與天子商天位之簡畀是猶足推誠委國爭存亡勝敗于強敵者乎張德遠之不及此猶有說也皇子專之速甕有物議焉不敢稱立嗣子

高宗之前有所避也趙惟重何爲者而亦憤然弗問耶高宗之世將不乏人而相爲虛設久矣其賢者皆矜氣近名一往而無淵停嶽立之宏猷者也高宗幾信幾疑而不見其可恃故汪黃秦湯術雖陋志雖邪而猶傾心吐意以違衆直行敢于自任無遲回濡待之情是以去此取彼而從之若崩藉令得韓范以爲肺腑之臣則引社稷之存亡于一身生死以之而密謀皆夙夫豈姦回之能遽奪哉濟濟盈廷而不能爲寅亮之言其爲上所輕而斥之亂之不伸其志非其自處者之自致乎

自宋以來州縣之庭立戒石銘蜀孟昶之詞也黃庭堅書之高宗命刻石焉讀者僉曰勵有司之廉隅恤生民之疾

若仁者之言也嗚呼儒者不明申韓雜進夷人道之大經
茂君子之風操導臣民以喪其忠厚和平之性使懷利以
相接而交怨一方者皆此言也孟景僭偽亡國之主無擇
而言之可矣君天下者人心風化之宗也而可揭此以正
告天下乎夫謂吏之虐取于民者皆其膏脂謂夫因公而
科斂者也峻罰其錢金者也納賄而鬻獄者也市賈而無
値者也若夫俸祿之頒惟王所詔吏不自取也先王所制
例非特創也小人耕而以其有餘養君子君子治而受其
食以勤民事取之有經班之有等民不怨于輸將上不勤
于督責天尊地卑而其義定典敘禮秩而其分明若曰是
民之膏脂也則天子受萬方之貢賦愈不忍言矣率此言

也必天下之無吏而後可也抑將必天下之無君而後無不可矣是之謂夷人道之大經也君子之道以無傷于物者自旌其志苟非人所樂與者一介不取弗待于人之敵之也如其所受之祿斥言之曰此民之膏脂矣惡有君子而食人之膏脂者乎上既酬而升之揖而進之寄之以民社而謂之曰吾取民之膏脂以奉汝辱人賤行至于此極欲望其戒飭自矜以全素履其將能乎是以謂夫君子之風操也易動而難靜者民之氣也得利爲恩失利則怨者民之情也故先王懼其懷私挾怨之習不可滌除而政之所揚抑言之所勸戒務有以養之而使泳游于雍和敬遜之休風以復其忠順之天彝故合之于飲烝觀之于鄉射

遞之于大蜡勞之于工作敘之以禮裁之以讓遠之于利
禁之于爭俾怨讟不生而民志允定今乃揭而示之曰凡
吏之受祿于國者皆爾小民之膏脂也于是乍得其歡心
而疾視其長上其情一啟其氣一奔則將視父母之食于
其子者亦其子之膏脂邀利棄義互相怨怒而人道夷于
禽獸矣先王以君子長者之道期天下而人猶自棄則克
己自責以動之于不言之化今置其土木狗馬聲色宴遊
之糜民財者曾不自省而以升斗之須指爲朘削倡其民
以囂陵詬誶之口實使賊其天良是之謂導臣民以喪其
忠厚和平之性也迪君子以仁民者教之有術也進賢士
以綏民者選之有方也飭吏治以勿虐民者馭之有法也

仁不能教義不能擇法不能整乃假禍福以恐喝之曰上天難欺無可如何而恃鬼神之幽鑒唯孟昶以不道之身御交亂之眾故不得已而姑爲詛咒爲人君者而焉事此乎王者之道無不敬而已敬天而念天之所鑒者唯予一人而已非羣工庶尹之得分其責也敬民而念民有秉彝之性不以懷利事其長上務獎之以坦然于好義也敬臣而念吾之率民以養賢者禮必其至物必其備辭必其順而與共盡天職勤民事也天子敬臣民臣民相胥以敬天子而吏敬其民以不侮民敬其吏以不囂無不敬者無不和則雖有墨吏猶恥譏非雖有頑民猶安井牧畏清議也甚于鬼神賤貨財也甚于鞭撻以寬大之心出忠厚之語

平萬族之情定上下之紀夫豈亦急刻而削之夫所得具也君子出其言不善而千里違之詛怨之言何爲在父母斯民者之庭哉

盡南宋之力充岳侯之志益之以韓劉錡二吳可以復汴京收陝右乎曰可也由是而渡河以進得則復石晉所割之地驅女直于塞外不得亦據三關東有滄瀛西有太原仍北宋之故宇乎曰不能也凡得失之數度之于彼必察其情度之于此必審其勢非但其力之強弱也情有所必爭力雖弱未可奪也強者勿論已勢有所不便力雖強未可恃也弱者勿論已以河南陝右言之女直之初起也積怨于契丹而求洩既勝以還亦思奪其所有之燕雲而止

及得燕而俯視河朔得雲而下窺汾晉皆伸臂而可收也遂有吞幷關南之志乃起海上捲朔莫南掩燕南直數千里斗絕而難于遙制故乘虛襲取三河兩鎮而所欲已厭矣汴雖闕陝宋不能守勢可坐擁神皋而去之若驚不欲自有以授之叛臣則中原之土非其必爭之地明矣朱僊一敗捲甲思奔非但其力之不足也情不屬也而宋自收羣盜以後諸帥憤盈東西夾進東清淮泗略梁宋有席捲之機西扼秦鳳指長安有建瓴之勢岳侯從中而銳進交相輔而不慮其孤走兀朮收京闕畫河以守新復之疆沛然無不足者故可必也以河北燕南言之女直自敗盟而後力未能得而脇割于衆以其爲燕之外護也以其爲蒭

挺金帛之所取給也以其士馬之可撫有而彌强也郭藥師一敗戎心而女直垂涎以歆其利久矣爲必爭之地矣軍雖屢折而夙將未凋餘威尙振使宋渡河而北則悉率海上之梟決死以相枝梧河阻其歸敵摧其進求軍之不覆沒者十不得一也宋之諸將位相亞權相埒力相等功亦相次岳侯以少年崛起而不任爲元戎者以張俊之故爲主將從中而沮之也韓劉二吳抑豈折節而安受其指麾則雁行以進麇駭而奔功不任受咎亦無歸故五國合從之師衄于函關山東討卓之兵阻于兗豫九節度北伐之軍潰于河南其不如劉裕孤軍直進擒姚泓俘慕容超者台離定于內而成敗券于外未有爽焉者也乃欲合我

不哉攖彼必爭當百戰之騎虜抗其吭而勿憂其反噬乎若此則雖高宗無疑畏之私秦檜無腹心之蠹張俊劉光世無從旁之撓且將憂爲吳明徹淮北之續退且河南之不保而遙指黃龍期飲策勳之爵亦徒有此言而必不能發幸者也是故易言鬼方之伐憂其難爲繼也春秋許陘亭之次謂其可以止也自趙普沮曹翰之策而燕雲不可問矣自徽宗激郭藥師之叛而河北不可問矣任諸帥閫外之權斥姦人乞和之說乘其所不爭攻其所不可禦東收徐兗西收關隴以環拱汴雒而固存之支之百年以待興王之起不使完顏氏歸死于蔡州以導蒙古之毒流四海猶有冀也然抑止此而已矣如曰因朱僊之捷乘勝渡

河復漢唐之區宇不數年而九有廓清見彈而求鴞炙不亦誕乎

相臣而立武功周公而後吾未見其人也帥臣而求令譽吾未知吉甫之果能稱焉否也帥臣之得令譽也有三嚴軍令以禁掠奪爲軟語以慰編氓則民之譽歸之修謙讓以謹交際習文詞以相酬和則士之譽歸之與廷議而持公論屏姦邪以交君子則公卿百僚之譽歸之岳侯之死天下後世胥爲扼腕而稱道之弗絕者良繇是也唯然而君子惜之惜其處功名之際進無以效成勞于國而退不自保其身遇秦檜之姦而不免卽不遇秦檜之姦而抑難乎其免矣易曰安其身而後動定其交而後求謂名之不

可亟居功之不可乍獲也況帥臣者統大衆持大權立大功任君父安危存亡之大計則求以安身而定上下之交尤非易易矣身不安則志不甯交不定則權不重志不甯權不重則力不足以宣而撓之者起撓之者起則欲忘身以救君父之危而不能畢遂其事非但身試不測之淵而逢其沉溺也君非大有爲之君則才不足以相勝不足以相勝則恆疑其不足以相統當世材勇之衆歸其握麾數戰不折之威又爲敵憚則天下且忘臨其上者之有天子而唯震于其名其勢旣如此矣而在廷在野又以恤民下士之大美競相推詡猶不審而修儒者之容以藝文抒其悲壯于是浮華之士聞聲而附詩歌詠歎洋溢中外流風

所被里巷亦競起而播為歌謠且為庸主宵人之所側目矣乃君之有得失也人之有賢姦也唐虞之有進止也廷臣無匡救之力引己為援已復以身任之主忌益深姦人之媢疾益亟如是而能使身安以效于國者未之有也故漢之功臣發縱指示一聽之蕭張絳灌無文不與隨陸爭存亡之美郭子儀身任安危知李泌崔祐甫之賢而不與納交以結君子之好知元載魚朝恩之惡而不相攻訐以弭姦佞之機李光弼改紀其軍政而不競其長僕固懷恩回紇屬其部曲而甘與為伍乃以廢斥之餘一旦躍起而卒拯吐蕃之難以是動而動罔不利也以是求而求無不得也岳侯誠有身任天下之志以身繫趙氏之宗祊而胡不講

乎此耶宋氏之以猜防待武臣其來已夙矣高宗之見廢于苗劉而益疑其情易見矣張浚之禍而無定情已見乎辭矣張俊劉光世之以敵帥先達不能相下其隙已成矣秦檜之險不可以言語爭名義折其勢已堅矣而且明張紀律柔聲下氣以來牛酒之歡迎而且綴采敷文網羅文士以與張九成等相為浹洽而且內與諫臣迭相揚詡以排和議之非而且崖岸自矜標剛正之目以與姦臣成不相下之勢而且譏評張俊歷詆羣將以折張俊之辨合宰執臺諫館閣守令之美而皆引之于身以受羣言之贊頌亟歸之民歸之游士墨客清流名宿莫不歸之其定交盛矣而徒不能定天子之交其立身卓矣而不知其身之已

危如是而欲全其社稷之身以衛社稷也庸可得乎嗚呼得失成敗之樞屈伸之間而已屈于此者伸于彼無兩得之數亦無不反之勢也故文武異用而後協于一當屈而屈者于伸而伸非苟求而皆得也故進退無恒而後善其用岳侯受禍之時身猶未老使其弢光斂采力謝眾美之名知難勇退不爭旦夕之功秦檜之死固可待也完顏亮之背盟猶可及也高宗君臣固將舉社稷以唯吾是聽則壯志伸矣韓劉錡二吳不懲風波之獄而畜其餘威以待承女直內亂以躡歸師大河以南無難席捲即不能犂庭掃穴以靖中原亦何至日蹙月削以迄于亡哉故君子深惜岳侯失安身定交之道而尤致恨于讐岳侯者之適以

殺岳侯也悠悠之歌誦毒于謗訕可畏矣夫知畏之則所
以弭之者亦必有其道矣

岳鵬舉郾城之捷大行義社兩河豪傑衛相晉汾皆期日
興兵以會北討秦檜矯詔班師而事不成然則檜不中沮
卒此競起之衆可以長驅河朔乎曰所可望者鵬舉屢勝
之兵及劉錡韓世忠二吳之相爲掎角耳若所謂豪傑義
社者固無能爲也奚以明其然邪義兵之興始于翟義嗣
其後者爲徐敬業其志可嘉而其成敗固可覩矣故定大
略戡大難摧大敵成大功者無所恃于此焉夫恃人者無
之而可恃也久矣所恃者强于己乎則是已固弱也已弱
而恃人盼盼然目有所望而其志不堅弱者爲主强者爲

寇敵且攻其弱而主潰強者失主而駭散以失其強莫能救已也所恃者弱于已乎則弱固不可恃也已不弱而猶資弱以自輔弱者不能勝敵敵一當之而靡則勢且先挫而三軍之氣爲之餒敵人之氣以勝而益爲之增已雖強氣不勝而必傾矣定大略戡大難摧大敵成大功者力足以相格智足以相乘氣足以相震一與一相當有死無生有前無卻上不恃天時下不恃地利而後可以決勝于白刃之下復奚恃而可哉況乎義兵者尤其不足恃者也義軍之興也痛故國之淪亡悲衣冠之滅裂念生民之塗炭惻怛發中而不惜九族之肝腦者數人而已有聞義之名而羨之以起者焉有希功之成而僥幸其得者焉其次則

有好動之民喜于有事而踸踔以興者焉其次則有徼幸掠獲而乘之以規利者焉又其次則有弱不能自主爲衆所迫不能自已者焉又其次則佃客廝養聽命于主伯弗能自免焉其名曰萬而實不得半也即其實有萬而可戰者不得千也可戰者千而能不大勝則前小挫則卻者不得百也無軍令以整齊之則遊奕無恆無芻糧以饋給之則掠奪不禁遊奕無恆則敵來而不覺掠奪不禁則民怨而反戈故以王莽武氏之易誅而翟徐旋起而旋仆況女直之駤戾馳突而不易當者乎梁興渡河率之而有垣曲沁水之捷者非其果足以勝也義軍之號皆稱岳氏梁興往而爲之聲援女直不辨其非真而爲之震動垣曲沁水

之守抑河北初降之餘燼非海上鷙擊之雄也是以往而
得志浸令一試再試情形盡見女直且出銳師以搗之則
糜爛無餘所必然矣一方既憯而勃然以興者皆苶然以
返屢前屢挫則吾三軍之氣亦沮喪而失所憑依當日之
未至于此也班師故也今試設身而爲女直與宋彼已之
情形其坌涌而前翻飛而散不炯然在心目之間乎義社
恃大軍以成故鵬舉一班師而數十萬人不知何往大軍
恃義社以進止則義社一敗衂而大軍不足以孤存兩相
恃則兩相失女直以專壹之兵直前而無待左披右靡又
惡足以當之夫用衆不如用獨久矣故謝安石力卻桓沖
入援之兵而勝苻堅兼帥鮮卑氐羌河西之衆而亡揭竿

以爲幟揮鉏以爲兵野食鶉棲以爲屯聚此羣羊距虎之形也而安可恃也宗汝霖之用羣盜猶之可也已爲盜則不畏死者也因爲盜則自我汰滌之其不任爲兵者可汰也爲盜而有渠帥則因可使就吾束伍也去家爲盜則無身家之累不以敗爲憂故諸帥收之于江南而藉其用若義社則既以義爲名矣汰之不忍其無歸帥之不能以行法進退唯其意而我不任爲之主則馭之也難矣馭之且難而況可恃之乎宋之將亡也江湘閩廣之間起者衆矣而終不救國門之禍文信國無可恃而後恃之不得已之極思非有可恃者之所宜恃也

勢無所藉幾無所乘一念猝興圖度天下而期必于爲天

子者自古迄今未之或有帝王之興也無心于祿而天命
自歸先儒之言詳矣非虛加之也帝堯之世岳牧盈廷九
男非皆敢類耕稼陶漁者而謂帝將禪我乎武王養晦幸
已耄矣使大命未就而崩非不壽也沖人方弱保國不遑
而況及天下然且俟之十三年而後秉鉞以麾假之年而
贊其精魄天也非武王之可必也故聖王無取天下之心
而乘時以御因之而已聖人且不可必而況下此者乎一
介之士策名于當時者或爲偏裨或爲文吏目之所規心
之所成雖拓落而不可涯量而其大槪可知也生死屈伸
榮辱貴賤且乘于不測之數志所至者望之而不能必至
志所不至者始試之而漸進焉非其所期也使方小得志

之日遽踸踔以躍起曰吾將奄有方國南面以馭四海之英尤使俯首而稱臣妾非狂人其孰念及此藉其有此必蹶然一起而疾就誅夷故以知亂臣賊子之成乎簒奪者亦初無此固獲之情也曹操之自言死而題征西將軍之墓豈盡欺人哉喬元未嘗期以天子而操感其知已則出身仕漢之初無窺奪劉宗之志明矣知此則人主之馭臣防其所不必防而不防其所防者非明于豫防之道者也

秦檜專政之暮年大起刑獄將盡殺張趙胡洪諸公逮及宗室當斯時也諸公竄處遐方不得復進一議論和議之非于檜無忤也和已成諸將之兵已解檜總百揆膺世祿其所欲者無不遂也檜死而高宗忽釋趙汾召還遷客則

檜之深甚諸公非必逢君也檜之誅逐異已不欲慭留一人若豈僅快一時之忿快哉徧置其黨于要津而不使宋有一親臣之可倚胥皆已空發蒙振落者疾起而收之檜之厚植其勢者勢無不成也高宗之季已耄矣普安拔自疏遠未正嫡嗣之名一旦宮車晏駕檜猶不死則將拔非所立之沖幼暫立之旋起奪之外有女直以為援引內有羣姦以為佐命趙氏宗祊且在其心目之中易於掇拾檜之志豈待吹求而始見哉乃當靖康之季始立臺端與馬伸等共請女直立趙後未嘗念及此也及其自虜來歸受撻懶旨力主和議亦祗求和成而居功受賞已也即至逢高宗之欲班北伐之師解諸將之兵獨立百僚之上猶未

能遠取必于邪逆之成也已而諸賢竄矣岳侯死矣韓世忠謝事閑居劉錡二吳俯首聽命張俊總領諸軍之願不遂而亦廢處矣所欲爲者無不可爲所不可致者無不致也周回四顧知天下之無能如己何高宗亦惴惴然不知所以馭己然後睥睨神器而以誅逐先試其凶威勢之所激鼠將變虎亦奚待操心已久而後成乎大惡哉故易曰履霜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馴致者初非所至而漸以成乎至也嗚呼宋之猜防其臣也甚矣鑒陳橋之已事懲五代之前車有功者必抑有權者必奪卽至高宗微弱已極猶畏其臣之彊盛橫加鉏削乃檜以文墨起家孤身遠至自可信其無他而操從中決成巨浸以滔天成乎

滅衍楊堅之勢高宗藏刃鞾中思與爭死而莫能自振固
非前此所能逆睹則欲辨霜冰于早亦奚辨而可哉夫霜
非冰也而陰森慘冽之氣一夕流空則愴然慄栗之情自
感人之志氣欲辨之亦何難辨之有乎不可辨者志也所
可辨者人也志無定者也志于正者勢淪而志或以淫志
于邪者力窮而志因以詘人有定者也賢者之志雖已移
而必有所憚不敢為姦人之志雖未萌而必有所恃以操
其利故察之于始檜非有操懿之心勿容苛論也考之于
其所行不難為石敬瑭劉豫之為者豈有察之而不易知
者乎其被囚而北也與何㮚孫傅司馬樸同縶而獨不見
殺其羈于女直也與洪皓朱弁同留而不與同拘其脫身

以返也保有其妻孥而盡室以安歸則其狎凶狠之驕虜使帖然聽己之倘佯者可畏也張浚趙鼎李綱胡寅皆高宗患難之君臣屢退屢進而莫能相捨朝野兵民衆望所歸而共倚其成檜一得志而屏息竄逐莫敢與爭者可畏也岳侯所收羣盜力戰中原將士樂爲之死而倒之斥之囚之殺之曾莫有敢爲之鳴控者可畏也韓世忠擁數萬之衆脫高宗于幽縶上得君心下孚羣望而獨于檜不能一詞相拒俯首解兵苟以自全者可畏也張俊位望最隆與檜合謀夷岳氏之族思得其兵而檜轉盼相違奪兵去位曾不能以夙約責檜而帖耳伏從尤可畏也挾此數可畏之才欲爲則爲之爲之前成而又進爲之力甚鷙機甚

巧其銳往而無定情也甚矣其執持挸要而操以必得也
甚堅則不必久懷簒奪之心乘乎可簒而簒焉復何所戢
而中止乎主和議者前有汪黃後有湯史而人敢與爭者
有可爭之勢也君不固信者無可信之術也故旋用旋絀
而終不勝公論之歸檜獨盡箝天下之口盡反數十年之
爲狡夷且入其牢籠六軍皆安其解散爪牙角距豈一旦
之能快搏噬哉當其時覿其面目觀其設施聞其言說苟
有庸心于鑒微知著者奚問其志哉即其人而知之有餘
矣堅冰者非霜志也勢也或馴致之或不終致之存乎辨
之者爾弗庸猜防也弗庸禁制也尤弗進而問其心也固
已辨矣胡康侯之爲檜欺也據目前之志志馴致之變宜

其戚已
以勢震人者其傾必速震之而不震者其守必堅其間必
有非望之禍與之相乘非望之福與之相就非一幸而一
不幸也理之所必有勢之所必致也楚虔之于乾谿夫差
之于黃池苻堅之于淝水完顏之于瓜步傾之速也有合
符焉其恃威以震人者均故其速傾均也是以羊祜得西
陵而固守高頻聞陳喪而班師拓拔佛狸臨江而不渡周
世宗得淮南而許和誠知夫極盛于外者中且枵而難必
起自固其本而後可徐圖于後也知此則人震已以不可
禦之勢而凝立以待其自斃者固必有道矣德不足以綏
義不足以正名無可執釁無可乘竭已之威力以加于人

是浮動之氣也氣者一浮而無乎不動者也合數十萬人而動其浮氣則一夫蹶起而九軍之情皆蕩況乎不恤其內之已空而淫于外援人以餘地使無憚以生其心有不可坐而待其斃者乎且其極乎盛以相震者數十萬人也其士卒則强與弱之相間也其將領則忠與姦之相雜也拊循不能周而怨起于內也遷延以相待而進無所決也功成而無所專歸則欲進而情已漫也奔北而無能盡詰則雖退而罪可避也鄰分進而不相知聞則無望其相援也簇進而壅于道路則名衆而實亦寡也交相倚而恃人則自固之謀必速也本以相震而非以生死相貿則不受其震而必自沮喪也如是則以我孤立之軍敵彼雲集之

旅制在我而不在彼明矣故謝安談笑而待捷書虞允文作至而決進戰非幸也實有其可以相禦之理也然則晉鄭銳起而禦楚虔當無楚矣趙襄興而薄夫差當無吳矣然而不能者爲其所震而不知其不足震也若夫公子比之入句踐之興慕容垂之叛完顏雍之篡豈可幾幸其必然哉而一往之氣不恤其歸必得之情不防其失則不可幾幸者固可期也是故居整以御散用獨以制衆散者必潰衆者必離處靜以待動奮弱以抗強動者必折強者必摧無他虛與實之分禍與福之組也君子觀于此而知所以自求知所以應天下矣見可憂者非憂也見可懼者非懼也所憂者無可憂之形所懼者無可懼之迹也忻之

危也位于嬴家剝之孤也終以得廬守其大常以御其至變貞勝者勝之以貞而已

榮悴之際難言之已貧賤者悴且益難勝也崇高者榮愈不能割也故代謝之悲天子與匹夫均而加甚焉太宗冊立愛子猶不懌曰人心遽屬太子置我何地高宗之于孝宗未有毛裏之恩也乃季方盛而且育之宮中天下粗定而亟建爲家嗣精力未衰而遽授以內禪逌其退養德壽歲時歡宴如周密所記者和氣翔洽溢于色笑脩然無累忘其固有天下之榮得不謂高人一等乎人之于得失也甚于生死一介之士身首可捐而不能忘情于百金之產苟能夷然澹定以處得失而無悁忮之心是必其有定力

者也則以起任天下之艱危瞻懷君父之隱痛復何所顧惜而不可遂志孤行以立大節物固莫禦也然而高宗忘父兄之怨忍宗社之羞屈膝稱臣于驕虜而無媿怍之色虐殺功臣遂其猜妨而無不忍之心倚任姦人盡逐患難之親臣而無寬假之度孱弱以偷一隅之安幸存以享湖山之樂恣滯殘疆恥辱不恤如此其甚者求一念超出于利害而不可得繇此言之恬淡于名利之途者其未足以與于道不僅尋丈之間也人之欲有所爲者其志持之已盈其氣張之已甚操必得之情則必假乎權勢而不能自釋人之欲有所止者其志甫萌而即自疑其氣方動而遽求靜恆留餘地以藏身則必惜其精力而不能自堅二者

之患皆本原于居心之量而或踰其度或阻其殘不能據中道以自成要以遠于道之所宜而墮其大業皆志氣之一張一弛者爲之也夫苟弛其志氣以求安于分量之所可勝則于立功立名之事固將覩爲願外之圖而不欲與天人爭其貞勝故嚴光周黨林逋魏野之流使出而任天下之重非徒其無以濟天下也吾恐其于忠孝之誼且有所推委而不能自靖者多也誠一弛而不欲固張則且墮抑其情而祈以自保末流之弊將有不可勝言者矣已與物往來之衝有相爲前御之幾焉已進而加乎物則物且退縮而聽其所御御之者有得有失而皆不能不受其御也已退而忘乎物則物且環至而反以相臨臨已者有順

有逆而要不能勝其臨也夫苟不勝其臨矣力不可以相禦與則柔巽卑屈以蘄求免于害者無所復容力可以相禦與則畏之甚疑之甘忍于忮害以希自登故莊生之況溺于逍遙也乃至以天下爲羿之彀中而無一名義之可恃以逃乎鋒鏑不獲已而有機可乘有威可假則淫刑以逞如鋒芒刺于衾簟以求一夕之安惟高宗之如是矣故于其力不可禦者稱臣可也受冊可也割地可也輸幣可也于其力可禦者可逐則逐之已耳可殺則殺之已耳追及得孝宗而授之如脫桎梏而遊于閬風之圃不知有天子之尊不知有宗社之重不知有辱人賤行之可恥不知有不共戴天之不可忘蕭然自遂拊髀雀躍于無何有之

鄉是以爲愉快而已矣三代以下人君之能享壽考者莫高宗君也其志逸其氣柔其嗜欲淺而富貴之戕生者無所航溺此抑其恬淡知足之自貽也然而積漸以厭天下之生氣舉皇帝王霸總覃之宇宙而授之異族自此始矣故曰無欲然後可以語王道知其說者非王道之僅以無欲得也退而不多取之利欲者進而必極其道義之力自非聖人則乘權處勢以免天下于凶危者尙矣是豈徒人主爲然哉雞鳴不起無所孳孳進不爲舜退不爲跖行吟坐嘯以求無所染追其勢之已窮則將濫入于跖之徒而不自覺所必然矣竄李綱斬陳東殺岳飛死李光趙鼎于瘴鄉其爲跖之徒也奚辭君子鑒之尙無以恬然自矜潔

已哉

善化賀長齡
安化羅繞典　同校刊
清泉後學楊相法重刊

宋論卷十終